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1148341

10位ISBN编号：7301148348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俞平伯

页数：22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作者精选《诗经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浣溪沙》、《清真词》等古诗词进行讲解，深入挖掘了古诗词所包含的意喻与情怀，为读者了解古诗词、研究古诗词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，同时也为中国古诗词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，作品讲解深入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书籍目录

第一讲 诗经·周南·卷耳第二讲 诗经·召南·行露第三讲 诗经·召南·小星第四讲 诗经·召南·野有死麕第五讲 诗经·邶·柏舟第六讲 诗经·邶·谷风第七讲 诗经·邶·北门第八讲 诗经·邶·静女第九讲 诗经·鄘·载驰第十讲 温飞卿《菩萨蛮》五首第十一讲 韦端己《菩萨蛮》五首第十二讲 南唐中主《浣溪沙》二首第十三讲 南唐后主词五首第十四讲 史邦卿词四首第十五讲 《清真词》（一）第十六讲 《清真词》（二）第十七讲 《清真词》（三）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章节摘录

第五讲 诗经·邶·柏舟 一 邶·柏舟 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。

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。

微我无酒，以敖以游。

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。

亦有兄弟，不可以据，

薄言往想，逢彼之怒。

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

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

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。

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

觐闵既多，受侮不少。

静言思之，寤辟有标。

日居月诸，胡迭而微？

心之忧矣，如匪浣衣。

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。

诗以抒写性情，三百篇中每有一往情深，百读不厌之佳篇，而作者何人，本事若何，盖茫然也。吾人苟诚能涵咏咀味其趣味神思，则密察之考辨不妨姑置为第二义。

无奈有些所在，若不明其人其事之若何，则情思之大齐虽可了知，而眇微之处终觉阂阻而不通。此所以考辨与鉴赏盖不可分为两橛也。

但我们虽喜明辨，却和迂儒不同。

他们喜冒充内行，喜强不知以为知；我们不然。

我们觉得“不知”比“知”多是正当的事。

多多知道固然是我们的希望，但不知更多也是我们的希望。

“知”是努力的成效，“不知”是努力的材料和机会。

老子说：“无之以为用。

”然前人的观念却正相反。

我们所谓学人是黑暗中的挣扎者，是不知中的彷徨者；他们理想中的学人，却是光明的使命，是以一物不知为耻的全知。

他们先把事情看得太容易，把希望又投得太大；后来酒没有了，便搀进水去朦混一下。

这是我们所不肯、不能，且不屑干的。

《柏舟》便是一例。

这诗在三百篇中确是一首情文悱恻，风度缠绵，怨而不怒的好诗。

五章一气呵成，娓娓而下，将胸中之愁思，身世之畸零，宛转申诉出来。

通篇措词委婉幽抑，取喻起兴巧密工细，在素朴的《诗经》中是不易多得之作。

我们读到“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”，“心之忧矣，如匪浣衣”，作者殆有不能言之痛乎？

“觐闵既多，受侮不少”，“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”，殆是弱者之哀嘶乎？

“兄弟不可以据”，又“愠于群小”，殆家庭中相煎迫乎？

既不能同流合污，无所不容，又不能降心相从，苍黄反复，则拊心悲咤信是义命之当然，岂有他道乎？

综读全诗，怨思之深溢于词表，初不必考证论辩后方始了了也。

但怨可知，致怨之故不可知；身世之牢愁畸零可知，何等身世不可知；作者是守死善道之君子可知，而为男为女不可知。

何则？

诗无序故。

其人其事不载本文，又无序以实之，何从而审知之耶？

现存之序，伪托无论；即真，亦无益于事。

《序》所言“仁而不遇”，直与无说等耳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其人为仁人，我固知之，其人为不遇之仁人，我尤知之；何劳《序》说耶！

至于所谓“卫顷公之时”，言诚凿凿矣，奈不足使人信何！

姚际恒之言曰：“既知为卫顷公，亦当知仁为何人矣，奚为知君而不知臣乎？”其驳殊隽。

可见《序》全是向壁虚造之谈。

既托之毛公，又托之子夏，甚而托之周之太师，宜乎于《诗》之大义必了了然无所不知矣；而其技竟止于此，可笑孰甚焉。

兹约举各说观之。

毛、齐两家这释，暧昧不了，姑置不论。

（毛只言君子，见《传》。

齐只言穷居之仁人，见《易林》。

）韩说虽见于《外传》，但亦恐无涉于本义。

刘向治《鲁诗》而所说互异：其一见于《列女传·贞顺篇》，以为卫宣夫人作；其二见上封事，以此诗为小人害君子。

马贵与曰：“夫一刘向也，《列女传》之说可信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？”

夫一人之言而前后相违，其为臆说，明甚。

以宣姜为此诗作者，尤谬于历史事实，前人已屡驳之。

向之言未必《鲁诗》之本义也。

大约解此诗者，卫、郑为一派，朱为一派。

卫、郑并以为群小之陷君子，朱则以为妇人不得于夫。

故“日居”两句，朱遵郑义而所释不同。

朱子既信《列女传》而又疑非宣夫人之作，故改说为庄姜；其间去取，毫无准则。

郑则将此诗密重重安上君臣字样：于“兄弟”下则曰同姓臣也，于“群小”下则曰众小人在君侧也，

于“日月”下则以为取喻君臣也，于“不能奋飞”下则以为臣不忍去君也。

诗无明指君臣之文，而郑言之凿凿，若不可移易者然，何耶？

从郑者姚际恒，从刘向、朱熹者王先谦。

姚之说曰：篇中无一语涉夫妇事，亦无一语像妇人语。

若夫“饮酒”，“威仪棣棣”，尤皆男子语。

且如是，孟子引妇人诗以言孔子，亦大不伦。

夫说此篇为女子受侮而作，义亦可通，何必涉及夫妇事方得谓为女子作耶？

至所谓不像妇人语，尤觉未当。

“微我无酒”两句本系假设之词，言虽饮酒遨游未足写忧，无碍于女子口吻。

且“驾言出游”，《泉水》《竹竿》之四章也；上言“女子有行”，岂亦皆男子语乎？

彼为实叙既犹可通，岂此乃虚设反不可通乎？

威仪之盛固似男子语，但女子独不许有威仪乎？

至于孟子曾引此诗比孔子，证为非妇人诗，更不成立。

子太叔赋《野有蔓草》，而赵孟曰：“吾子之惠也。”

岂二人相与为私恋乎？

子太叔赋《褰裳》，而韩起曰：“敢勤子至于他人乎！”

岂起以荡妇况子太叔乎？

叔乎？

诗有本义，有断章之义，姚氏既非不知，乃混而同之何也？

孟子于《诗》喜随意立说，姚氏引以为重，失所据矣。

王先谦之说本于《列女传》，略同朱熹。

唯他拘拘于三家，以《列女传》为鲁说，必释此诗为寡妇所作，亦邻于武断，不知朱子之瑕瑜互见。

朱子有疑古之识，无疑古之胆，故往往亏一篑之功。

他以《柏舟》为妇人所作，又疑其非宣夫人，所见已卓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唯不能自守其壁垒，一面既妄测为庄姜作，一面注孟子又从《小序》以为卫之仁人作，徘徊不定，致召陈启源，胡承珙，姚际恒诸人之诮。

朱子之病不在于疑古，乃在疑古之不彻底。

他说此诗，不屈于古代之权威，毅然以其词气之卑顺柔弱断为妇人之诗；虽复不能自持其说，而视迂儒之盲从曲说，固九泉之下有天衢也。

我于此诗，除审度其情思外，非另有所见，前已言之。

唯观其措词，观其抒情，有幽怨之音，无激亢之语，殆非男子之呻吟也。

一章曰：“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。

”忧既隐曲，而又日如有，胸怀何其幽郁也？

二章曰：“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。

”逆来顺受，忍无可忍，故云然耶？

又曰：“薄言往想，逢彼之怒。

”依托兄弟已邻弱怯，而又日往想逢怒，似身不能自主者然。

姚氏谓无一语象妇人语，我确觉得无一不像妇人语也。

四章“黻闵”以下四句，言无抗拒陵侮之力，于明发之时，拊心椎击，自悲其身世。

五章以忧思喻不浣之衣，就近取譬，更足想为女子之诗。

又言“不能奋飞”，若为男子，曲终奏雅或不若是其卑弱也。

凡上所析，良非确证，只足供读诗者参镜耳。

夫言为心声；就诗之风裁词气以推之，则作者之面目亦思过半矣。

就篇章而观，“汎彼柏舟”一章，毛《传》以为兴也，朱熹以为比也。

而其实二说初无大殊。

毛公说：“柏木所以宜为舟也，亦汎汎其流，不以济度。

”郑释之曰：“兴者，喻仁人之不见用。

”是毛、郑之所谓兴，兼比喻也。

朱熹说：“言以柏为舟，坚致牢实，而不以乘载，无所依薄，但泛然于水中而已。

”实与毛、郑之释同。

夫毛《传》释《诗》只标“兴也”一语，并无“比也”、“赋也”之文；朱子则臆增之，非毛公之意也。

故此诗首首两句，毛郑、朱三家并以为比喻，而朱子特标“无所依薄”一语较为高卓。

今按：“柏舟”之名两见于《诗》（《鄘风·柏舟》），以柏为舟，或系古人所常用，故即因以起兴；非必为怀才不遇之意，乃借以为喻也。

“柏舟”之所以有取，正因其“无所依薄”，观本诗之意自明。

既曰“汎彼柏舟”，又重言之曰“亦汎其流”，仿佛今言：“柏木的舟飘呀，在水波上飘呀！”

”侧重之点在于萍浮絮泊，取喻身世之畸零，与全篇风格为谐调。

必如毛、郑之说，揆之前后，文情不免枘凿矣。

以下三章无费解之处。

第五章：“日居月诸”，颇有异说。

姚际恒及郑玄、朱熹并以为比喻，而以姚氏之言较直捷。

唯王先谦用《韩诗》义，释“胡迭而微”为胡常如微，与各家异。

此诗之大义，上既辨之，则诸家以此为比，实不如王氏之释作赋体为优。

郑以为喻君臣之分不明，朱以为喻嫡庶之位不正，其妄谬无论。

姚以为喻卫之君臣皆昏不明，亦系臆说。

观此诗全篇并不见有此义，前既言之，则姚说亦无可信之价值，与郑、朱同。

此两句若不从韩训“迭”作常，则于义无取，于文为不词。

若从韩改字作释，方合幽人憔悴之音。

日月，人间之至光辉者，但何为于我独常如微晦而不明乎？

言幽忧之甚，虽日月照临并失其光耀也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外状缘逐内心而转，其情旨至为微妙。

故我以王先谦之说为长，诗中训故视大义如何而定其说者，此类是也。

论此诗结构：第一章以“柏舟”喻飘泊之思，以“不寐”见隐忧之深。

“微我无酒”两句极言忧思之难销，犹宋词所谓“奈愁浓于酒，无计销铄”矣。

第二章首言吾心非洞然无有，如镜虚明者，故不能薰莸杂会，黑白同茹，忍无可忍，思一吐为快。

继言可告之人宜莫过于兄弟矣，然我往想则逢彼之怒，是兄弟犹途人耳。

至亲如兄弟尚不足赖，则疏于兄弟者不必言矣。

既不能茹，又不能吐，穷之甚也。

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。

我既不容于家人，岂有过失乎？

——然而威仪固至可观也。

岂我有他道以趋迎时尚乎？

——然而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也。

第四章言被小人之害，无力以复之，故椎心自叹。

第五章言幽忧之甚，日月失明，辗转寻思，不能自脱。

五章之诗始以舟之汎汎动飘泊之怀，终以鸟之翻飞兴无奈之嗟，其结构层次实至井然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编辑推荐

中国古诗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形成发展的。
因此，运用古诗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，既是中国古代史教学资源开发，又是历史学科与周边学科的整合，完全符合新课程的理念和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的需要。

<<中国古诗词精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